石匱書

石匱書卷第一百三十一

明 紹南張 岱著

吳廷舉李承勛梁材列傳

吳廷舉蒼梧人成化中年十九舉於鄉二十三以進士知順德縣盡毀縣諸浮費壞斥淫祠觀寺二百餘所以其材修學宮闢書院作土堤有鄉大夫二子犯盜並論死之而生其少子存其後標其門曰盜後少子伏行泣懇廷舉廷舉乃撤之廷舉倨直好氣節上

官莫敢干劉大夏為廣東左布政使每延館廷舉省
衙尺書稱大夏頓首頓首其見重如此順德縣有指
璫者家廟在縣以屬都御史屠滽〻檄召廷舉廷舉
入見滽曰中貴人某者而邑子屬院修其家廟院難
檄故面語公〻留意廷舉曰下官越境奉命謂大人
有重委所見命乃然下官守土吏非奉朝恩若例不
敢私役一人輕費一金也大人自為之遂出巡按御
史汪者曰吳全顓拒上市脈所壞淫祠庵寺觀以其

材作土堤闢書院修學宮亡侵于盜〻門竟撤之殆
盜賂耳即捕盜令自首賂令〻乃撤門標不即理前
事廷舉因服梏手分析費直竹木碎屑具列斤兩盜
亦前曰盜小人死分也敢誣廉令汪大慚止廷舉以
劉伉不得超遷滯郡縣者二十餘年正德初廣東盜
起用劉大夏薦自松江同知陞兵備僉事至則平十
三村池水諸洞賊劉璉索括省帑令解京師衆謂當
畱盜入之廷舉奏言有旨括省帑解京皆非正貴曰

貢進內也曰司禮打點錢賂瑾也請留之偹軍瑾大怒而廷舉方劾岷府門正鵰入廣買辦不法太監忠鎮守橫恣者二十事忠亦訐奏廷舉逮繫詔獄無所考坐枉道過家械首吏部門一月謫戍邊會風霾示變放為民其年瑾誅遷雲南副使江西盜起總制討之數年無功吏部尚書楊一清言廷舉才畧隨遷江西叅政盜則督兵攻靖安賊胡雪二者無功既單騎入姚源賊王浩八壘諭之降為浩八所覊廷舉居數

日不見恐行坐吟詩陰伺得賊要領曰用其巨力而
譴微輕者啗以利令僕妻其女時胡世寧方以按察
使討賊勝撽開諭賊奉廷舉歸廷舉曰與掾澄執前
率三人平之曰上掾功而自劾輕身被羈狀又二年
追姚源賊于弋陽又一年與胡世寧等擊浩八于裴
源皆有功廷舉故喜吟詩尊副使李夢陽而請之顧
其音響不諧大為夢陽嘲哂遂忌而相排擊廷舉乞
休不俟命解去既去陞廣東右布政兼經畧廣西轉

左布政湖南飢陞副都御史出賑還京復出湖南定地諸夷界寧廣人且又陰屬吏部尚書陸完曰都御史孫燧不利我急去之切勿異代也　世宗即位召為兵部右侍郎上書自劾曰竊見古之人臣盡言以匡君竭忠而輔友用能殫心報國協力救時都御史之職當辯理寃濫糾劾百官而臣向者當多事之秋負不職之咎正德末年錢寧江彬相繼竊柄招權納賄誤國開邊臣于此曾無一言排擊吏部尚書陸完

傾心張銳兵部尚書王瓊謟事錢寧臣于此時不以風聞糾遏致仕少師梁儲臣微時舊交也 先帝南狩有請寶之從無回鑾之諍今少傅蔣冕臣同榜好友也 先帝朝事日非既不能引裾而陳又不能納綬而去而臣於二臣袖手括囊曾無忠言善說輸贊献箴昔者張綱埋輪于梁冀王尊上奏於匡衡唐介面陳于彥博韓愈著論於陽城歐陽移責于仲淹陳瓘致規于曾布朱熹劄簡于史浩臣處君臣朋友之

間有愧七賢不敢就職瓘之骸骨歸跡入攺南工部
又攺南戶部遷南巡撫右都御史蓋立朝五月而已
大禮議起廷擧請延問海內有德有學之臣如楊一
清胡世寧王守仁汪偉李承勛李夢陽諸人定其是
非不報廷擧雖與夢陽相忌至是顧亦薦之于朝而
廷擧先爲江西時德興縣有致仕布政使舒清者嘗
治禹州掘地得錢十八萬緡盡發屬公後在廣西却
土官餽歸之府庫居鄉不跡城府賊入境相戒勿擾

清家廷舉上言薦清請量授京職或賜養贍米廩下吏部寢不行至爲南都御史長洲知縣郭波者以法挫織造太監張志聰志聰怒伺波出擁徒百十人執波倒曳車後行數十里典史蕭景騰者方操兵教場聞波事召兵前衝圍太監道擐臂大呼拖太監頓落其帽諸兵皆助鬬百姓盡登屋飛瓦擊下百十人者擁太監道去遂奪波還志聰以爲辱入奏之　世宗命械繫波景騰且重治之廷舉入奏志聰貪黠所以

魚冋吳人狀　上降波五級調景腆遠方黜志聰罷之廷舉還引見景腆壯焉爲立伏義英風碑、於長洲之縣門其嗜善如此亡何遷工部尚書具疏乞休上慰留之廷舉且留戶部主事陳琛以詩規廷舉廷舉手牘請琛曰公謂可歸耶歸矣遂再疏請疏引白居易張詠詩月俸百千官二品朝廷雇我作閒人天下太平無一事江南閒殺老尚書之語疏中有嗚呼二字　上怒廷舉侮慢無人臣禮令致仕亡何卒廷

舉身長而瘠面如削爪好讀書自擬古人志節皎然於天下其少遊太學時與羅圯為同舍生圯以貧貢年四十餘無知者廷舉獨奇而兄事之圯主僕皆病痢僕死廷舉身為煑粥負之觧後晝夜十數反其在順德部智謫死石城死之日上官還廣治令當迎廷舉獨紀經智喪越日乃入謁人皆服其誼有弟廷衡亦為舉人廷舉遊宦不偶所親勸廷衡規之廷衡曰君子仕則為君兄強直守職誠向君也烏規哉廷舉

被逮時廷瓛追與俱及下獄械首劉瑾戒通飲食者
廷瓛著舉人巾服操食﹅見卧其械下刑部主事𥨊
進見之歎曰二吳一死安用生為奏記吏部尚書張
綵﹅救之於瑾故得全世皆賢其孝友隆慶初贈廷
舉太子少保謚清惠
李承勛嘉魚人唐鬱林王恪之裔父田成化中為戶
部郎中蜀大壩蠻叛尚書楊鼎舉田督餉計㸃瀘夔
慶等郡所合徵調勸輸以省遠輓蠻平擢廣東右叅

議海西夷南那喃叛田渡海抵巢諭服之仕至右副都御史以不謁汪直重縉紳間承勛二十舉弘治六年進士授太湖令剔蠹除殭力行古政歷南京刑部郎中與胡世寧魏綬余祐相善稱四君子正德三年自工部郎中出知南昌府是時江西盜起瑞饒撫贛諸郡皆被賊承勛至贛賊方犯新淦叅政趙士賢被執都御史陳金檄承勛守豐城承勛多方防禦寇退六年請安寇胡雪二與其黨羅光權攻掠州縣殺人

萬計叅政吳廷舉入冦壘為所留代者副使吳一貫六
從於軍承勛與賊兩戰斬首五百有奇七年華林冦
丁大全等復熾副使周憲被害承勛單騎入憲軍召
賊黨王奇說降之奇来見搜得其衷刃縱使還奇復
與其党来則謀舉火為應承勛乘之冦以大潰擒斬
二千四百降附五百撫散萬餘二縣悉平八年姚源
賊王浩八聽撫復判都御史俞諫調大同兵征之邊
兵貪暴甚賊承勛獨約束一軍設伏裴源復斬首百

有奇論功第一鎮守太監黎安欲奪之誣承勛黨賊
坐繫江西獄吏部言承勛治績顯著得出超遷浙江
按察使累陞都御史巡撫遼東初開原與虜市虜時
、殺掠市人巡按御史葛檜請遣大臣有才望者經
畧戰守兵部以承勛言　上遂使往承勛以開原一
鎮孤懸賊境咨通奴兒干諸夷邊城頹壞賊往來莫
禁民困不支奏請修築邊堡起定遠慶雲於古城鎮
夷以及松山紫河諸要衝為垣九萬一千四百餘丈

壕塹如之墩臺百八十有一招來逋逃三千三百有
奇墾田五千四百餘頃入城中國鐵嶺蒲河撫順諸
要害垣塹墩臺視開原三之一兩月報峻陞俸一級
是為 世宗初年亡何告歸起南京都察院右都御
史轉南刑部右侍郎尋陞尚書嘉靖六年左都御史
缺吏部以承勛及胡世寧上 上用承勛輒傳赴職是
時 天子勵精圖治收召材賢士大夫以節與名表
著於時者莫不在位尋陞吏部尚書會刑部尚書顏

顒壽羆 上加承勛太子太保使為之刑部班亞吏部復使為慎選也承勛自南京至條足食足兵八事上嘉納焉頃之 上欲作新戎政復團營舊大學士楊一清言兵部尚書職重事繁不應兼掌宜專設都御史一人提督令才望大臣充之 上又特命承勛為兵部尚書兼都察院左都御史太子太保提督團營賜璽書及御製詩一章凡國有大議承勛與胡世寧等頻見諮訪承勛亦孜孜為國知無不言甚

稱 上意七年以疾乞休曰踈時事所急者 上下議所司慰留不允八年胡世寧以兵部尚書卒特命承勛專領尚書事兼團營如故時岑猛弄兵于田州沙保拒命于芒部番賊深入于洮岷甘肅土魯番嫁禍于哈密小王子入寇于陽和警報日至承勛維世寧任經理安戢先後同心九年一品考滿 上親製手勅嘉褒賜羊酒寶鏹十年春以風霾示異奉詔偹陳偹邊策曰言今天下虜之患凡五所以偹之不

過豈材用材兩途而已豈材之道在預備用材之道
在器使躐入即下諸司條議舉行亡何暴卒於官舍
上曰吾方欲用承勛吏部今已矣自為文遣祭郵典
有加賜贈少保謚康惠
梁材南京金吾右衛人弘治己未進士授德清令蒞
苦而勤敏一日勘事他邑重囚越獄去材還待於城
隍未幾就擒材詰之曰汝既遁何復為我擒賊曰有
一緋衣人尾之欲脫不能耳人咸以為異正德二年

晋刑部廣東司主事四年署貴州司員外郎擬小大無遁情大司寇洪鍾每命諸司錄其讞案以為法五年改山東道御史逆瑾誅撰諭天下出材手筆大學士李東陽見而絕愛之及為史記李東陽與陽延和各製一篇不愜意乃會司寇何鑑中丞揚論令其屬徧為之李東陽見材作喜曰此以古詞兼律筆足示後矣遂錄付史館六年出知嘉興未幾調杭州杭以繁富名材益愈以清約自勵入覲具一書二帕贄京

貴索中無長物而材廉幹益有聞十一年進右參政尋遷按察使會宸濠變起濠去浙通倚鎮守中貴人畢真為內應人心洶洶御史張縉謀於才曰事急矣將若何材既就案草檄調兵方畧布置一日悉具又自往說真令撤兵衛自是奸謀內沮兩浙恃以安嘉靖二年以服闋再為雲南按察使先是有土酋相仇奭者六載未定御史曰須梁君為之材即召至諭以王法當誅今姑貸汝如例罰牛羊若干以贖土酋頓

額輸服御史雖其太輕材曰治夷法如是足矣不爾是激之變也後詞知夷果欲調兵鬬無他乃止三年晉貴州左布政使尋調廣東凡入民課金令輸者自榷之而親為監督主藏者不得高下其手往来傳置諸所餽遺即棄疏弗受也而典名郡及為藩臬長一以便民為務頌蔱載途六年進右副都御史巡撫江西未両月召為刑部左侍郎七年改户部兼右都御史總督雲貴川廣粮餉偕總制伍文定往平雲南至

澧州聞捷還辭蔭職冬晉尚書十年丁內艱十三年
召復任駕謁山陵受勅偕宣城伯衛錞居守十七年
以考滿解職明年廷臣上議言司徒乃國計大臣總
領財賦得人寔難竊見材操心廉直終始不渝且綜
理既閒出納有執寔聖朝人材之望及今未衰尚堪
任使乞 召用以盡其材 上俞之起材原官加太
子少保時永嘉張璁新貴用事嘗以意氣挫折公卿
一日于朝堂厲聲語云梁大用某處粮州當辦則應

曰諾其處折銀當發復應曰諾張聰意其黷黷弗了
也既而偵之則無弗風具者乃嘆曰渠固若是辦耶
上念吏治龎雜特命材以司徒行考察所汰罰者數
百人人心大服又大獄久不決者四事 上命燕司
冠讞勘之居數日盡得其情擬奏 上善曰得尚書
十二人如材者朕可無憂矣竣乃還印刑部皆以特
旨從事前此未有也平生為國薦賢絕不欲人知
是時士大夫頗尚模稜公鄉或阿上取寵而材獨屹

然自守有古大臣風然竟以此忤於時翊国公郭勛恃寵專權損兵冑餉材疏劾之　上下其章所司譽勛威莫敢詰復按勛不法十事章成未上為僚友泄其語反為所中遂落職歸、兩月而卒嘉靖中工作大興邊費無節加以水旱癘疫所在告災材竭心籌畫必不加賦於民諸濫請浮費悉斥不應至　世廟以祠禱故於額外有所需材執曰終不可以無益虧國計　世廟心勿善也頃之材去且死卒致邊儲大

窘計無所出　世廟乃歎曰令梁材在當不至是居恒約勅僚友一意奉公自起家縣令至司徒處公廨者什九私居者什一終日高拱堂皇內外肅然崔銑稱之曰自公召還司徒塗人丐子相語云今天眼開召用梁材矣此與司馬溫公入朝何異隆慶初奉遺詔補給祭葬贈太子太保謚端肅

石匱書曰吳司空李康惠梁端肅皆能設奇取捷勘定禍亂而司空敏而變康惠敏而歛端肅敏而藏是

則其才有不同而用以濟事則一也　世宗嘆同得尚書十二人如材者朕可無憂矣三君子才不相上下而惜　世廟未及進用耳雖然若材者以一人兼三尚書而事皆立辦一變而足又何在多人哉

石匱書卷第一百三十二

明　劍南張　岱著

陳張姚林列傳

陳金湖廣麻城人成化壬辰進士知婺源縣召爲南監察御史歷官雲南右布政督兵平竹子箐叛夷拜右副都御史廵撫雲南孟養爲邊患數十年金遣人省諭卽輸服歸侵地十三處又合貴州兵勦平虜賊米魯等修復滇池水利灌田數千頃以至屯田馬政

寓嚚多積弊盡搜剔之正德二年丁卯代熊綉總制
兩廣先是都御史韓雍開大藤峽威信丕著金慕其
為人馬平徭賊倡亂親統十三萬衆直抵賊巢平之
省諭古田賊酋歸侵疆輸賦如他州縣又斷藤峽賊
積久為梗金諭服之俾通江路無遏往來上其事賜
名永通峽已陞南戶部尚書庚午改都察院左都
御史以母憂去位無何江西盜起召金總制江浙閩
廣軍務墨衰就道時江西諸郡贛賊犯新淦靖安賊

擾越王嶺馮珥賽華林賊破瑞州既而撫州東鄉饒州桃源洞等處群盜蠭起金至下令曰諸賊巢惟華林最險峻爲賊巨巢華林破餘賊不足平也乃勒所部合廣西田州東蘭等狼兵撤副使周憲等分兵討華林會憲兵先進後兵失期不至憲戰沒賊益熾金察南昌守李承勛可大任命勒之勛招有降賊黄奇者用之多縱反間夜啣枚入賊巢大破賊斬首三千餘級賊奔潰華林平金以次擊平諸賊奏立東鄉萬

年二縣地方以寧班師加太子少保題請終制許之乙亥秋加太子太保仍督撫兩廣僉念兩廣久用兵民困瘠不忍更以兵事累地方疏復鹽利開鐵冶佛山堡壯稅以充軍興南雄民逋虛糧七千餘石征逋方急僉别覈橋稅以代供潮州所轄多逃移逋賦亦五千石則撒餘鹽補之減省供貴一意拊䘏丁丑加少保兼太子太保左都御史同沂州王璟掌院事時璟以左都宣城張綸以右都御史俱掌院僉再以少保進院人病

之有中都御史之誣　武宗之南征也南贛巡撫王守仁先以擒宸濠獻捷群小别有異議不許庚辰冬十月　車駕將還京師令守仁重獻捷　六飛次通州恩召文武大臣會議濠罪群臣相視未發金首言宸濠不軌天地鬼神共憤而王守仁伍文定起兵勤王冀元亨以一書生助之其志可哀柰何猶豫竟抵宸濠于法而守仁等之功旋白正德十六年致仕嘉靖八年卒賜祭葬如例

張嵿浙江蕭山人成化丁未進士除江西上饒縣奏課吏部考第一陞南京兵部主事先是屬部見守備瑄執札甚恭嵿肅揖而已遂亦為式縉紳重之歷刑部郎中正德初劉瑾擅權傾天下隆平侯張祐無嗣弟姪爭襲奏行勘議瑾受賄以屬嵿不可私乃矯制取入他曹理焉戊辰陞知興化府禁奸戢暴吏不敢肆瑾索奇香諸郡嵿不報郡人戴大賓弱冠及第瑾欲以姪女奪其舊聘諷嵿主之徙不應瑾怒甚遂撫隆

平侯事落職徵服東歸杜門謝客瑾誅起守南雄未幾陞江西㕘政時宸濠賂結中外諸臣亦欲要致嶺陰使黨人王春諭意嶺正色拒適藩省災衆囂劾嶺賴朝論不能害擢右布政使尋轉左時濠欲拓府址以擬大内嶺不聽濠動為掣肘因託疾風子乃戒其下愼勿干搜濠遂賂陞南光祿寺卿尋拜右副都御史撫保定值武廟廵幸諸權監江彬錢寧輩往來誅索郡邑嶺無所應百姓安堵群小謀擠嶺遂移疾乞

休歸　世廟八紀大統詔徵天下耆舊起拜右都御史總督兩廣討擒思州土官黃鏐勦平劇賊莊院岑猛三等斬獲萬餘人捷聞慰勞有加江福流賊黃萬山李丈積等劫掠郡縣勢甚猖獗悉討平之尋入掌南院總持風紀內臣黃王守倫舍人曹顯皆治以法無所顧陞南工部尚書以老致仕又四年卒年七十

卹祭並如例

姚鏌浙江慈谿人弘治癸丑進士初授禮部主事陞

廣西提學僉事尋陞福建副使仍督學先是興泉汀
建諸生偏習一經乃延明經分教諸邑五經始備歷
轉福建山東左右布政所至以政事聞擢副都御史
撫延綏鎮至榆林　武宗以十萬衆駐蹕其地鎮調
度兵食人不知擾嘉靖初寇犯涇陽全陝大震鎮以
遊擊彭椷勇略使率所部入出指揮卜雲於獄為椷
貳授之方畧斬虜八千餘級虜悉引退　上降勅褒
獎陞工部右侍郎四年命提督兩廣軍務兼理巡撫

先是田州土酋岑猛擁勝兵數萬督府調遣不復聽命撫按張嶺張鉞等相繼列其罪狀謀勦鎮至諭猛伏柬身歸罪當請於朝待以不死猛不聽鎮疏猛罪決不可宥調永保兵自督師分兵五哨蹙之破定羅下丹渠猛子邦彥與其驍將韋好陸受列十二營分道挑戰官軍奮前斬受好邦彥中矢遁衆大潰敗猛奔歸順土官岑璋鴆猛傳首南寧捷奏　上嘉其功賜金綺進左都御史加太子少保會潮惠二郡流賊

并賀縣蠻作亂遣僉事施君儒討平之再勝金綺猛既誅班師其麾下土目盧蘇等復叛擾思恩州挾以求赦察佐多勸之鎮不可曰交南之役平而復叛者四麓川之役平而復叛者三二酋假息遊魂不誅無以懲後柰何由庇其罪偷旦夕安乎乃自引咎復奏於朝請勦而巡按石金劾鎮失策欲再亂且言岑猛不死執政張璁桂萼等遂薦新建伯王守仁往勦鎮遂致政閑住初張桂每言大同當征而撫四川當撫

而征賓費宏謀國不臧以成南北之患意主排宏故不得不抑鏜以伸其說及王守仁全力主撫撫受二酋諸軍門降後益跋橫毒殺土官不靖者久之衆始服鏜之先見乙未陝西三邊缺總制費宏薦鏜起兵部尚書兼左都御史往蒞其地嚴督諸鎮摧殄鹵寇寧夏甘肅相繼奏功未久乞休歸卒年七十四鏜端嚴博大所至以公廉見稱于淶狀元及第官侍讀學士

林富福建莆田人弘治壬戌進士授大理評事忤權
璫劉瑾繫詔獄降潮陽縣丞復以大理事文致罷官
仍罰米一百石瑾誅起袁州府同知陞寧波知府當
道喜事增募鄉兵令編戶輸直富以歲儉民貧持不
可市舶閹奴橫奪民纖捕之且藉閹不法狀欲　上
聞閹歛戢廣德湖自宋為官田鄉租特重既而租調
并征民不堪命富遂議改為全折丁水艱服除改廣
州孝豐逆湯毛九倡亂委勒率處兵為前鋒親抵賊

巢擒其魁他哨衆之寇悉平 世宗登極陞廣西參政入覲舉卓異陞廣東右布政籍溪寺之田以膳學宮毀閹之假設聖像以漁民利者尋為忌者所中調廣西兩廣都御史姚鎮委以思田兵事先是盧蘇王受及執思恩知府以下官屬進逼武緣富覘知受空城而出參遣將徑趨思恩先發銳卒百人潛入為內應受至武緣萬芳俱發退遁則我師先克其穴賊勢挫富乃議招撫會鎮解任去代之者為餘姚王守仁

與富議合遂撤兵蘇受率衆七萬來降田役罷朝議
欲改土為流富謂思州仍流官田州土官必不可廢
但稍貶降分其權為便遂行其議富歷事久知八寨
猺賊與思田勢相倚請于守仁宜以時定師尅日出
而富已陞右副都御史撫治鄖陽報至請終其事冒
暑雨提兵入險擒斬無算奏凱乃啓行會鄖陽歲飢
妖民周極冀煽亂富且賑且捕未幾成寧守仁卒陞
富兵部右侍郎兼都御史代其任東賊王基僭號海

寇黄秀山倡叛皆以次討平未幾廣州會寧寇復熾富集漢達兵分擊之擒斬四千有奇未十旬克寨七十四阼寨如之賜賚甚渥復上六事爲會寧善後計從之時議大征富與御史議左之仆會方獻夫家衆奪民産富付僉事龔大稔裁以法獻夫不懌至是疏至獻夫調旨回籍聽勘久富將歸海寇爲梗御史檄勦不克反嫁其罪于富遂落職大稔隨被逮以死富歸七年適情林泉不聞戸外事屢薦用不起卒年六

十六子萬潮孫兆奎俱進士

石匱書曰陳張姚林四君子者皆文臣兼武事與王文成同事江右思田驅馳戎馬間以共成其勳業者也故平濠之役張嶺挫其鋒於前陳金向其功於後思田之役姚鏌奪其魄於前林富善其策於後嗟我文成天下之爲烈也論其成功則豈一手一足也哉

石匱書卷第一百三十二

明　劔南張　岱著

楊許林倫王列傳

楊守陳鄞人也先世以貲聞而祖範為儒者父自懲縣吏也有陰德生守陳景泰元年浙江鄉試第一明年第進士改庶吉士時　景皇帝宮中嘗以金銀為豆剪銀壺如花葉亂撒地下令宮人宦侍爭拾為閧咲守陳賦銀豆謠京師傳之尋丁父憂及承重喪

七年學益邃遂讀三禮孝經學庸語孟易書春秋章句多有更定天順二年授翰林編修尋被命教習內侍辭不許 憲宗朝累官司經局洗馬充經筵講官嘗講武成篇末因進言曰昔曾論稱舜無為周書稱武王垂拱然而天下皆治後世人主有深嚴中禁妾政內侍者乃偏召望夷高居無為肆情侈靡者乃變起祿山則憂勞之心先殊而安危利菑之樂自褻也此聖狂治亂所以惟判 陛下慎之聽者以為戇久

之陛侍講學士尋丁母喪服除還仕守陳素羸疾靜默自守鶴立蒼髯若山澤之臞一官五品十六年矣泊然自處而稽時所教內侍多貴幸有欲為貴緣者守陳曰豈裝半生老乃嫁人耶一時薦紳傳為名語孝宗為太子時出閣講學守陳被選為日講預修大華大訓書成陛少詹事兼侍讀學士先時翰林修大訓有事涉中貴者率削去至守陳獨不肯在廷大臣數薦守陳可大用久　孝宗即位諭進宮僚官奏擬

南京吏部右侍郎　上手塗去南京二字留之時王
恕爲尚書劉紹和與守陳爲左右侍郎三人協心相
與凡人材忠邪易險守陳侃侃言之恕率施用未幾
詔議祧禮禮官請祧　懿祖以德祖比宋僖祖百世
不遷守陳抗言禮天子七廟祖有功宗有德乃孔子
之言故凡號太祖者即始祖必事之以配天若商周
之稷契皆以功而非論其本統也宋之僖祖及我
德祖可比商報乙周亞圉非契稷比議者徒謂大儒

取王安石之說而不從孔子遂使七廟之間既有始祖人有太祖太祖既以配天而不正南向之位名與實乖豈先王之禮哉若謂降而合食為非禮則王者既立始祖之廟人推始祖所自出之帝而祀之固無嫌也　憲宗升祔請并祧　德懿熙三祖自　仁宗以為七廟異特祖祧盡則以　太祖擬商周契稷而祧主藏於後寢祫禮行於前廟時亨則尊　太祖祫祭則尊德祖各不失尊庶無悖禮議不能從弘治元

年疏論講學聽政累數百言略曰　陛下御極以来屏棄珍玩放遠奇衺聽納忠諫躬覽章奏持此不懈堯舜可幾臣愚過慮正始猶易保終寔難若内養勿深外資勿博銳志少懈慾心漸滋有初鮮終古今大戒　上嘉納之三月御經筵禮部并請午朝得如守陳奏後數年　上時召輔臣坐論政事閱章奏皆自守陳啟之守陳在吏部侃侃持正論會修　憲宗實録充副總裁再請辭部事專史職不允未逾年又辭

且請老曰吏部進退百官衆怨所集尚書王翺尚不
免人言況臣迹踈宜亟退 上不許守陳請老益力
乃以本官兼詹事專職史舘而以張潅簡代之守陳
嘗言古人謂國可滅史不可滅我 太祖定天下即
命儒臣撰元史 太宗靖難史臣不紀建文君事遂
使建文數年朝廷政事及當時忠於所事者皆湮沒
不傳及今采輯尚可補國史之缺 景皇帝已復位
號而 英宗實錄標目猶書郕戾王附是宜改正舊

例群臣章奏留中者即忠言正議國家大政事例不
得實錄宜宣付史館以備遺忘疏具病不果上亡何
卒為弘治二年金星犯進賢守陳應之訃聞 上嗟
悼賜謚文懿後二年實錄成始贈尚書弟守阯南吏
部尚書從弟守隨掌大理寺事工部尚書謚康簡守
隅廣西布政使二子茂元刑部侍郎茂仁四川按察
使皆能濟美克世其家
許進河南靈寶人成化丙戌進士授監察御史巡按

甘肅太監汪直妄殺建州夷人以冒功強珍劾之下
詔獄進具疏劾直救珍坐奪俸直既銜進有道士以
黃白術干鎮守湖廣總兵李震不遂遂誣震招苗軍
為不軌直逮震家百口諷錦衣鍛鍊成獄進為具寃
狀上命即誅道士直怒求進士所得一日上章章
訛奏進被杖幾死滿九年考出為山東副使監臨鄉
試司事者欲私一貴介進堅持不可乃止東昌武弁
于懷金歸與所孚生遇飲於酒家暮散武弁子被殺

且無首執坐於官不勝刑遂自誣伏進知其寃私念必酒家殺之又意貧人得金必易貨急召通邑商人莫測其故至則驗閱私曆見酒家以殺人之次三日易布數疋一端即服始獲死首於空桑中泰安一富豪撻人折脇死舉屍棄埜囑鄉隣無所救言死者兄訴官獄數年不就進隔取一人問其村巷居人門戶姓名又取一人使言行殺者姓名以前所告詳詰之其人謂進又私行知其事即吐實富家驚愕稽首服

罪進嵩行圖指畦蔬曰為政如理此蔬矣須倫知其可灌其可藝貿、為之得毋亂乎二十三年以地方事與巡按俱逮至京下錦衣獄　孝宗踐祚赦出之既改元命為廣東按察使尋擢右僉都御史巡撫大同虜大舉犯邊進炮台烽火不絕相應係帚馬尾飛塵漲天虜驚為兵衆議欵如舊欵貢人歲率三千皆戰、下馬閉門外脫方天入舘代府諸郡王與巡撫通酒食乾沒多餉進一切持法行武邑王聰沐不律

發其罪廢為庶人太監嚴侵餉挾軍揆劾之嚴撫拾中傷驗問無實竟坐擅用監錮旗論兗州知府王用寬平治衍聖公孔弘泰問曰公比來政體何異昔日進曰往法官也而今郡守如昔治之不謂威虐即見念滿進以親吏民亦用絕物議也居兗四年遷陝西按察使先是北虜大寇甘肅都御史馮續罷為民廷議從擬進左僉都御史往巡撫土魯番牙蘭據哈密虜其王陝巴進與總兵劉寧副總兵彭清率兵冒雪

食乾糒飲氷水蒙犯矢石四十餘日襲克之還哈密王故城九年論功進右副都御史其年詔巡撫陝西廉察守令臧否軍民利病上下肅然先是張敷華撫陝有名至是關中人謠曰明鏡張許重光十年召為戶部侍郎與尚書周經並留心國計明年轉左廷推大臣有不協者進揭之衆中人謂侵官進曰古者大臣知無不言況會議乎庚申北虜犯大同 上命兼左副都御史提督宣大諸軍事法令嚴峻忤權貴竟

坐奏劾將官不公勤令致仕進家居對客談哈密事
矍然自喜顧客曰進老矣戇直多忤無益於時幸除
太平安處餘生即不虞有儘場變尚思報國恩荷戈
先士卒死焉能訣兒女子牖下耶鄉之耆艾問曰公
昔為士朴真而已何仕而功之偉也進曰吾亦以朴
真仕居久之西夏不寧廷臣會薦可陝西總制者四
十餘人正德改元乃起進兵部左侍郎提督京營兵
尋晉尚書賜蟒衣上疏勸 上勤學問戒逸遊 上

嘉納之每於團營操練必指授方畧而南北各邊事機處置周悉凡權貴請託多執不從改吏部尚書加太子少保逆瑾素與進不協誣以他事令致仕猶銜進不已進在大同時嘗籍軍出催從錢曰火丁御史王汝言巡按大同瑾遣給事中往勘劾而容欽汝言書給事中曰劾則殺許公不劾則殺吾二人柰何汝言曰寧殺吾二人乃自草奏白其事瑾大怒令改勑給事中曰吾死矣汝言仍前以上瑾曰二人不思

還京耶時中貴偪切內外寵歷進曰吾且死耳遂仰藥死而璫已伏誅矣進子孫諱言之第以為進卒復官致仕如故贈太子太保進立朝無朋扳擢皆出公論去世二十年謚典見格嘉靖初乃得謚為襄毅進器宇軒岸抱負甚偉論議洶出若無不可為者法尚嚴峻請託拒絕少時被父撻指出血後舉指示人感泣不已其為吏部尚書有貢士就銓輒急銓之曰先祖嘗為此官其孝如此生八子有官爵者七人詔鄉

貢士誥南京户部尚書讃吏部尚書入内閣詩工部主事詞鹽運司使誌青城尹論兵部尚書金緋銀艾並聯通籍一時海内莫京爲諸博學能文讃小心守法不敢仕進退 世宗稱其端慎值夏言嚴嵩當事不得盡所志論有才畧好談兵

林瀚閩縣人父鏐以進士仕撫州知府吳與猶稱其節操既自免歸友人戴弘齡方巖慎許可對坐客搯鏐于回公有四知諸君知乎客皆以揚震故事爲擬

弘齡徐曰林公歷官知縣知州知府人皆能之至其知足人鮮能也坐客以為名言瀚成化初進士選翰林院庶吉士授編修累陞左春坊右諭德　孝宗三年為國子祭酒尋加禮部侍郎掌祭酒事瀚典國學十年教士嚴而有恩立規檢歷雖勢要子弟不得越次請託歲合得膳金悉為諸僚屬次第鬻置公署省其儻貸瀚居官潔修而貧客過門必極款洽士大夫有問終日酬應無倦怠之氣久之為南京吏部尚書

言事忤旨乞致仕　上慰留之尋引年乞休不許
武宗改元改南京兵部尚書數與守鎮內臣不協而
各廠內官進貢過者必索快船以便己私瀚皆裁第
予嗇怒而去劉瑾用事中傷者多嫉瀚尤甚南京諸
臺諫以言事被逮瀚猷仕送贐祖道且欲為直其事
瑾益怒乃謫降浙江左參政致仕復指同劉健謝遷
為朋黨榜示天下及瑾誅復尚書銜瀚閒居手不釋
卷為詩文渾厚典雅不事雕琢按察副使陳伯獻書

林瀚列傳

稱公賤者即之不知其爲貴卑者即之不知其爲尊
愚不肖者即之不知其爲賢且智卒年八十六贈太
子太保謚文安子庭綱嘉靖中爲工部尚書謚康懿
庭機官南京禮部尚書庭機子爌亦爲南京禮部尚
書機與爌三世皆爲祭酒而爌尤孜孜不倦教誘後
進惟恐有忝祖德弟煙亦舉進士爲兩司庭機謚文
康爌謚文懿
倫文叙字伯疇廣東南海人長身玉立頭顱大二尺

許五歲時與群兒戲有術者獨指之曰是兒當大魁
天下弘治己酉以儒士告考御史周南得其券嗟異
之入棘果中高等己未禮部試第一廷試亦第一授
翰林院修撰學行才器為世所推重乙丑　武宗登
極使頒詔安南會丁艱不果庚午起復為經筵講官
進講舜有臣五人而天下治多規諷語癸酉進修玉
牒是秋主應天試事竣卒於京師年四十有七文叙
天性純孚篤於孝友仗義恤孤室無私財且器量宏

遠人皆期為台輔及卒天下惜之所為文宗韓揚悠長究轉類其為人居常以書史自娛于不釋卷尤善教于三子以諒以訓以詵皆成進士而以諒鄉試第一仕至南通政司參議以訓會試第一廷試第二仕至南京國子監祭酒父子掄四元海內科名推為第一

王重光